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杨海燕 庞微微 陈元仙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进行梳理与总结, 寻找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有利于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价值; 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共商共建共享。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武术; 价值

DOI: 10.33142/fme.v3i3.6477

中图分类号: G122.74

文献标识码: A

Value of Yun'nan Minority Kungfu Cultur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YANG Haiyan, PANG Weiwei, CHEN Yuanxian

Sports Institute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4,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Kungfu culture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ies, and looks for the value of the Kungfu culture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ies in cas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t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t has provid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for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will promote exchange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d share.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minority Kungfu; value

引言

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文化是各民族的精神家园,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载体,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不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作为中华武术中的一种, 自古以来就为保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 抵御外族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云南少数民族在时代发展潮流中, 濒临失传, 少数民族武术的研究迫在眉睫。因此本研究进行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价值研究, 研究整理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微观路径, 同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 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各学者通过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研究, 主要分为三个方向:

(1) 通过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总结为“认同范畴”; 例如: 郎维伟等(2018)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以中国各民族为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 核心内容是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

(2) 通过探讨共同体与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归纳为“意识范畴”; 如青觉等(2018)通过分析元概念“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 认为共同体是人群关系聚合, 共同体意识, 就是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基础上所具有的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凝聚意愿^[2]。孔亨(2019)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观认知, 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态度、评价和认同^[3]。

(3)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为: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要素进行分析, 进而定义为“要素范畴”。郑旺全等(2021)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建立在“以追求团结统一为内生动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一本体基础上产生的认同与归属感, 其核心是“五个认同”, 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4]。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无论是从认同还是意识的角度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主干与枝叶的关系; 需要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物质基础、群众基础、精神基础、制度基础与政治基础。

2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2.1 有利于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2.1.1 武术文化认同意识铸牢文化认同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武术的一种,与中华武术属于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丰富了中华武术的拳术种类,又通过武术文化认同铸牢了中华文化的认同。云南少数民族武术同中原武术一样都起源于原始狩猎、宗教祭祀和古代军事战争中,在发展过程中因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形式。在之后的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原武术及其他各民族的武术特点,形成了现今的武术形式。云南少数民族武术在技术与武德认同中加深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技术认同,云南少数民族武术到现在大都形成了套路化的形式,很多拳种在保留本民族武术技术特点的同时,对其他各民族都有一定程度的学习和借鉴。例如傣族孔雀拳以马步、跪步、弓步、歇步等步伐和拳掌等手法为基础。潘家拳则融合了一些南少林功法,云南文山苗族空手拳接近于中国武术中的擒拿,又兼有长拳的特点。回族弹腿中的手法冲、推、劈、搂、穿、砍等;腿法有弹、蹬、踹、勾、箭弹等。武德认同,武德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也相当重视武德,而且其武德与中华武术所追求的武德不谋而合,如景颇族强调的忍:“忍字心头一把刀,为人不忍祸先招;忍忍忍,饶饶饶,忍字更比饶字高。”苗族对收徒很有要求,讲究三教三不教,三打三不打的教门戒律。对选徒的人品要求较高,收徒前还要求徒弟在祖师灵前起誓会遵守师训,同时要求习武者不滋事,知礼节,重义气,肯忍让,诚实本分,点到为止,用武有道。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的适应与改造活动是一个能动的历史过程,而这种适应或改造要以人的心理意识的反映或沉淀为前提。云南少数民族武术对中原武术的接纳与利用,反应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心接纳,反映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2.1.2 节日及仪式中的武术认同意识铸牢民族认同

云南少数民族民族节日众多,武术作为重大节日及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人们所共同认同的文化,凝聚了人们的共同思想,密切人们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强化了民族认同。例如目缙纵歌节中,景颇族刀术作为表演节目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参与节日的每名男子都会配一把刀,在游行过程中挥舞着手中的刀,步伐一致的朝着同一个向走着,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刀的重视,更可以感觉到由“同一个刀”所凝聚的民族向心力。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

云南各少数民族受地理、生态环境的制约,生存条件

较为艰难,对于大自然有很强的敬畏精神,处于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之下,迁徙等各种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宗教祭祀则是集体参加,群体性很强的一种活动,同一个民族祭祀相同的神灵,精神和观念意识更为紧密,增强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源于祭祀的少数民族武术,从宗教祭祀中发展而来,在巫舞等形式中慢慢衍化,聚集了亲族之间的精神意识,表现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加强了民族认同的功能。对整个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联系与认同具有极大的整合和表现作用。

结婚、丧葬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仪式,也可以见到云南少数民族武术的身影,以刀甲为聘的彝族,将刀当作定情信物的景颇族、哈尼族,特制的矛还标志着景颇族定亲的成功与否,刀也是普米族订婚和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礼物。摔跤还成为祝福新人喜结良缘的特殊方式。丧葬仪式中的“打冤家”也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对武术的崇敬。云南少数民族武术用自己的力量,凝聚人们的信仰,表达着人们的民族认同。

2.1.3 与中华民族同命运的意识铸牢国家认同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有很强的实战技击功能,它的军事功能在维护国家边疆领土安全,铸牢国家认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土司时代的民团武装、白衣没命军还是称为“云南护国军”的滇军,都在历史过程中,为保卫国家领土安全,抵抗侵略做着自己的努力。历代拉祜族土司为抗击缅甸、日等国侵略,保护疆土,拉祜族人将有悠久历史的武术作为民团武装军事训练、强兵健体的重要内容,武术不仅提高了拉祜民团的攻防技能和战斗力,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傣族文化志》中总结道古代傣族尚武成风,早在唐代,由傣族组成的“白衣没命军”便已是南诏政权里最精锐的作战军队^[10]。

1931年沙国政在朝鲜开武馆传授武艺,在反华热潮激烈中国华侨屡遭迫害之际,成立了武术队,保护中国华侨的生命和财产。滇军又称“云南护国军”。“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龙云率领滇军第60军出征,昆明各界群众献旗相送。全军将士庄严宣誓:“我们要发扬云南护国主义之精神,杀尽倭寇,保卫祖国,还我河山!”八年抗战,滇军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人与国家同生死共命运的意识贯穿始终。

2.2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政治、经济、文化价值

2.2.1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促进经济发展

武术所具有的物质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云南旅游业发达,武术因其因其新奇和神秘的独特魅力深受各民族和国内外人士的喜欢,从而促进了云南省的经济发展。随着武术的发展,各种武术赛事举办的越来越多,与其相关的武术培训、武术服装、器材、服务业等行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例如阿昌族的“户

撒刀”，制作精良，据说“柔可绕指，剝铁如泥”，阿昌族、景颇族等族都有佩刀的习惯，市场较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经济价值。

2.2.2 武德精神提供文化价值

武德教育在武术教育中颇受重视，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习练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最初的入门，例如收徒的人才选定、收徒仪式的教训以及练武过程中的武德教育，从行为规范到观念意识影响着习武者，引领着习武者的精神追求，使习武者自觉树立起了修身、弘扬正义、忠于民族、报效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追求。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抗倭，俞大猷一生南北征战，关天培为抗击英国侵略军，血染沙场，坚守虎门炮台等，都从武术技艺中吸收到了精神力量而后立功立业、彪炳千秋。苗族根据“三教三不教”进行选徒，用武主张“三打三不打”，在师父的教导下，习武者将自己习武与社会责任和义务相联系，武术进而为平治天下、安邦定国服务，或者为护贫济困，为仁一方所服务。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价值。

2.2.3 为政治发展提供价值

无论是土司制度、宗教祭祀还是民族节日，武术都作为一种途径，变相的成为一种政治辅助手段。在土司时期，武术用于平定叛乱，保疆护土，云南少数民族武术作为一种手段，维护着政治安全与稳定。宗教祭祀和民族节日中的武术又成为凝聚思想的一种手段，凝聚人们的思想，形成武术习练团体，凝聚集体力量，从而更有利于对人民进行管理。武术在一定方面成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人们在业余时间进行武术习练、表演、交流，人民的压力得到缓解，从而提高社会情绪稳定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减缓了社会压力，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2.3 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共商共建共享

武术作为一种途径，在其发展过程中处处有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印记，武术人共商共建共享，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武术发展至今。早在明代的傣族武术就闻名中原。三征麓川后，明朝政府移民屯兵傣族地区，汉族武术传入傣族地区。明代末年，山东、河南的拳师到傣乡传艺，从此以后，傣族武术吸收了我国的太极拳、长拳、形意拳和气功的特点，发展成独特的套路。20世纪初，很多外省武术家涌入了云南，对武术进行传播，挂牌授徒，推动了武术的交流交融。武术成为了一门学校正式课程。抗战时期何福生等很多优秀的武术家来到云南，不仅给云南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中原拳种，更培养了许多武术人才，从而开创了云南武术的今天。中原武术和云南本土的少数民族拳种

经过兼容并蓄，形成了现在独具云南特色的武术特点。随着武术在云南的发展，武术习练者日益增多，有关武术的体育赛事也在一定程度迅速发展起来，在每年举办的云南省民运会中，参与人数最多的就是武术项目，随着武术比赛的举行，各民族在比赛过程中进行了交流、交往与交融。各民族共商共建武术比赛平台，共享武术平台，实现本民族武术的传承，同时各民族武术人才互相学习借鉴，优化本民族的武术拳种。

基金项目：（1）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研究（2022Y423）；（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瑜伽对大学生A型下交叉综合征的干预方法研究（2022Y452）。

【参考文献】

- [1]陈瑛,郎维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再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1):22-28.
 - [2]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
 - [3]孔亭.试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33-40.
 - [4]郑旺全,赵晓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演进与内涵深化——基于“五个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2):15-23.
 - [5]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2):24-30.
 - [6]张爱华,左文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武术比较研究[J].武术研究,2020,5(12):44-46.
 - [7]李莹,李雨衡.土司军事武术的发展研究[J].军事体育学报,2017,36(1):125-128.
 - [8]邓艳辉,王维,郭振华,田祖国.西南少数民族婚俗中的武术文化探微[J].四川体育科学,2015,34(4):6-8.
 - [9]郭振华,白晋湘.以武祭丧:西南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中的武术文化探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46(11):52-55.
 - [10]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 作者简介:杨海燕(1995-)女,汉族,山西吕梁,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庞微微(1985-)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中印瑜伽学院(国际太极学院),研究方向:瑜伽教学与训练;陈元仙(1998-)女,汉族,云南昆明,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研究方向:体育教学方向。